



黑猫社
黑猫创作社 著

白昼拉上帷幕，黑暗侵袭，邪幻的一年开始了……

黑猫悬疑第二季 邪年

占领国内悬疑小说创作的制高点 引领当下最前沿的阅读风向

庄秦 莲蓬 成刚 嫣 青 大袖遮天
李异 麦洁 聊聊 七根胡 老家阁楼

十位悬疑恐怖高手集聚布阵巅峰对决
最“邪”最颤栗 最令人发冷的文字

广西人民出版社



黑猫悬疑第二季

邪年

【黑猫社十成员写真】

大袖遮天 写大作品，做小人物。

老家阁楼 将人性之赤裸、命运之无常付诸文字小说。

七根胡 故事不是作者结束的，是读者结束的；结局不是作者给的，是读者品出来的。

成刚 纯文字的精雕细琢，巧妙的故事情节设置，强烈的智性魅力。

嫣青 昼伏夜出，游荡在城市的空隙，穿梭于阴阳两界。

李异 唯有勇敢者才能解开谜咒，窥视宇宙的真正奥秘。

麦洁 在有限的篇幅里，将悬疑和恐怖尽情发挥，坚持就是一种风格。

聊聊 于平淡中突显常人意想不到的恐怖，使人产生如在真实中的错觉。

庄秦 力求将希区柯克的悬念与爱伦·坡的惊悚相结合，写出让读者过瘾的作品。

莲蓬 创办中文网络最大的玄异论坛：莲蓬鬼话，从此名动天下。

上架建议：悬疑小说/畅销类

ISBN 978-7-219-06455-9



9 787219 064559 >

定价：23.80元



黑猫悬疑第二季

邪年

黑猫创作社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邪年 / 黑猫创作社著.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09. 2

ISBN 978-7-219-06455-9

I. 邪… II. 黑…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200480 号

总 监 制 江 淳 彭庆国

责任编辑 白竹林

责任校对 彭青梅

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

社 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 6 号

邮 编 530028

网 址 <http://www.gxpph.cn>

印 刷 广西大一迪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990mm 1/16

印 张 15.5

字 数 18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2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2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9-06455-9/I·1123

定 价 23.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说出去就会死 / 3

大袖遮天

火鸟 / 21

成刚

鱼腥味 / 39

庄秦

血使 / 53

嫣青

爱杀小人国 / 85

七根胡

猫吊 / 97

李异

蚁祸 / 107

麦洁

灵异的往事 / 147

老家阁楼

校医处 / 189

聊聊

杀人浪 / 207

蓬蓬



说出去就会死



◎大袖遮天

1

这是一个阴冷的午后，天地浸淫在惨淡的天色中，四周一片寂静，从朝向街道的窗口望出去，偶尔能望见一两个人慢悠悠地走过。

一个瘦弱的人影从街道尽头慢慢地走了过来。这是一个穿黑色衣服的人，走近点能看出是个女人，再走近点，徐风发现这个女人有点面熟，再走近点，徐风还没想起她到底是谁，对方已经朝着窗口开口了：“徐风。”

“你好啊！”徐风笑着打招呼。是谁呢？声音也有点耳熟。

“徐风。”那女人又喊了一声。

“嗯，你干什么去啊？”徐风还是没想起她是谁。

女人哀怨地看着他，没再说话。徐风有点尴尬，趁着对方在打量自己，他也努力地辨认着对方。这是个长头发的女人，瘦高个子，白皙的皮肤绷得发亮，黑色的衣服紧紧地绷在身体上，其紧绷的程度，仿佛随时都会被女人轻柔的呼吸绷裂。徐风盯着她看了一会儿，还是想不起她是谁，倒是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他觉得眼前这个瘦小的女人，全身似乎正在慢慢膨胀。她的衣服底下似乎禁锢着某些东西，让他身体感到莫名的凉意。

“你不认识我了？”女人瞧了他一阵，伸手摸了摸自己的脸，苦笑道，“我是冯惠。”

“冯惠？”徐风没掩饰住自己的惊讶，“你怎么瘦成这样了？”



“瘦吗？我瘦吗？”冯惠急切地抚摸着自己的身体，“我没胖吗？我不是胖了吗？”

你胖了个屁。徐风在心里说了一句。他实在没法将眼前这个紧绷收缩的瘦女人和冯惠联系起来，印象中冯惠是个胖乎乎的女孩，脸色红润，嗓门很大。两个星期前他们在单位组织的集体旅游时还见过，一转眼竟然变成了这样，要不是亲眼所见，真是打死他也不会相信。尽管如此，徐风还是确定眼前这个人就是冯惠，他惊讶地问：“你怎么瘦成这鬼样子了？”

“我……”冯惠刚说出一个字，仿佛忽然想起了什么，浑身轻微地颤抖了一下，忽然朝四周打量了几眼，将头凑过来，压低嗓门道，“我能进去说吗？”她的嗓音中带着某种干涩紧缩的味道，徐风被她的表情和气息所感染，感到自己的嘴唇也绷紧了，他想要说什么，却发现自己的嗓子似乎也紧张地缩成了一团，发不出声音来。于是他默默点了点头。冯惠从窗口消失了，几秒钟后传来敲门声，徐风把门打开，冯惠飞快地闪了进来，转身把门关上。

“喝什么茶？”徐风问。

“随便。”冯惠在屋子里六神无主地转悠着，“这里就你一个人吧？”

“嗯。”

冯惠似乎还是不大放心，每个房间里都看了看，弯腰看了看床底，甚至打开衣柜察看了一下。徐风有些按捺不住，上前把衣柜的门关上：“你干什么？”

“真的就你一个人？”冯惠瞪大眼睛问。

“随便你信不信。”徐风不耐烦地说道。冯惠的身体上散发出一股泔水般的发酵味道，让他感到有些不舒服。现在他开始后悔了，早知道就不该让这女人进来，看她的神情神神秘秘的，似乎不太正常。女人瘦就瘦了，怎么连精神都一起“瘦”掉了？

冯惠呆呆地想了一阵，眼睛朝窗外瞟了瞟，还随手关上了窗户。许久未擦的玻璃窗使房间里蒙上了一层淡薄的阴影，冯惠转过身来，望着徐风，张了张嘴，欲说还休的样子，发酵的气味愈加浓重。

“什么事啊？”徐风问。

冯惠还是不做声，默默地在徐风对面坐了下来，犹豫地看着他。徐风被她看得不自在，随手拿起一本杂志翻了起来：“你想说了再说。”

沉默。冯惠在沉默中凝视着徐风，徐风的目光虽然停留在杂志上，却没看进去一行字。他觉得现在这种状况异常尴尬，自己又不是冯惠的什么人，没理由承

受如此专注的目光。就在他实在忍不住打算开口时，冯惠忽然动了一下。这个动作被他的眼光捕捉，他抬起头来，正好看到冯惠惊慌的神情。她低头望着自己的腰，两只手死死地捂住右侧腰部，捂得身体都陷落了下去。徐风起初认为她是什么地方感到疼痛，然而很快就发现，她脸上的表情并不是痛苦，而是惊恐，似乎腰部有个什么怪物正要钻出来。她双手捂着腰的姿势，也不是通常按压病痛部位的那种紧贴形状，相反，她的两个手掌背部都弯成窝状，似乎手掌底下扣着什么东西。

“怎么了？”徐风问。

冯惠用力地摇了摇头。她的手掌弓得越来越高，手指慢慢张开了一点缝隙，冯惠低头看了看，又朝手上加了把劲，手指又收拢了点。如是三番五次，徐风感觉越来越不对劲，似乎她手掌下的确压着个东西，那东西还在不断地膨胀。

“那是什么？”徐风把杂志放到一边，站起身来，靠近了冯惠。冯惠紧捂着腰部站起来，踉跄着后退，嘴唇抿得发白，拼命摇晃着脑袋。

“给我看看！”徐风断然道。

“不，我不能说……”冯惠猛然喊出这几个字后，立即露出后悔的神情，将嘴唇闭得更紧了，脸上的肌肉因为用力而狰狞起来。徐风感到奇怪，自己只是要看看她腰上的手压着什么东西，又不是要强迫她说什么，她这句话完全牛头不对马嘴。这种种怪异的举动，让他再也没耐心跟她耗下去，两步冲上前去，不由分说掰开她的手。冯惠顽强抵抗，又躲又闪又踢，但毕竟抵挡不过，很快便让徐风把手指掰开了。

冯惠的右侧腰部出现了一个饭碗大小的凸起，乍一看似乎是她衣服内垫着什么东西，再一看，那东西还在不断膨胀，似乎内部有个充气的气球，将这圆形的凸起不断胀大，紧绷的黑色衣服绷得越发厉害了。徐风惊讶地望着这一团蠕动的东西，望了望冯惠的眼睛。从他把手指掰开之后，冯惠便处于一种绝望的松弛状态，瘫软地坐在椅子上，任由徐风打量着自己，眼皮也懒得抬一抬。

“这是什么？”徐风指着那团膨胀的东西问。

“我也不知道。”冯惠有气无力地道。

徐风试探着把手放到那团东西上，手掌下产生了一种温热柔软的感觉，似乎是触摸到了人的身体。这让他越发感到骇异：这东西看来是冯惠身体的一部分。然而，冯惠的身体怎么会突然间长出这么大一个瘤子来？他正百思不得其



解，忽然听到冯惠叫了一声，与此同时，他眼睛瞥到冯惠裸露在外的手腕。那截手腕早已瘦得皮包骨，现在，在手腕上，出现了一个黄豆大小的凸起，仿佛被蚊子叮了一口长出来的包。这凸起也在不断膨胀着，几秒钟后，它便达到了乒乓球大小。冯惠绝望地用手按压着它，但无济于事。徐风下意识地朝后退了一步。

“我现在告诉你！我告诉你！”冯惠忽然大声喊了起来，“你还记不记得？上次我们一起去旅游？那次，我和杜宇岚、姜春、石华几个人，单独离开了一会儿，你还记得吗？”

徐风点了点头。这件事才过去两个星期，他记得很清楚。两个星期前，他们单位组织了一次旅游，冯惠虽然不是他们单位的人，但却一直在和单位里的游学亮交往，作为家属也跟了过去。杜宇岚是冯惠的室友，也是徐风的同事，姜春和石华是冯惠的朋友，因为业务上和单位有点往来，也一起去了。他们几个人中途曾经离开大部队单独玩了一会儿，徐风还记得，当时快要吃午饭了，带队的肖总迟迟不见他们几个人的人影，有些生气。没多久他们出现了，一个个脸色苍白，仿佛看到了什么可怕的事情，但是一问起来，却又谁也不肯说。这之后他就没跟他们有什么联系了，杜宇岚一回家就生病，请了病假，前两天才刚刚上班，人瘦了一圈。本来这也没什么，现在冯惠一提起来，徐风便觉得这事的确有些蹊跷，杜宇岚平时很少生病，怎么旅游后就忽然病得那么厉害了？单位里的人听说她病了，提出要去看她，被她连连拒绝了。想想她现在消瘦的程度，似乎正和冯惠的情况一样。然而徐风仔细一想，这两天并没有看到杜宇岚的身体出现什么膨胀的现象，她的精神状态似乎也很不错，不像冯惠这么紧张。也许她们两人同时消瘦只是巧合？但冯惠特意提到那次旅游，又是为什么呢？

短短十几秒钟的时间，徐风脑子里转了无数个念头。他等着冯惠继续往下说，冯惠却再次紧抿双唇，低头察看着自己的身体。在这短短的十几秒内，她的身体又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那两个凸起的部分已经消减了许多，腰部的凸起变成了乒乓球大小，并且还在持续萎缩中，手腕上凸起的部分则完全消失不见了，仿佛从来就不曾凸起过似的。徐风注意到这一点，又吃了一惊。他还没来得及开口问，冯惠忽然一跃而起，飞快地冲到门口，打开门冲了出去。她这一系列动作没有任何先兆，实施时也没有丝毫停顿，徐风一时有些愣神，等他反应过来追出去时，已经看不到冯惠的人影了。

这件事情让徐风产生了兴趣，他想了想，给游学亮打了个电话。电话铃声响

了半天，游学亮才接了电话，声音气喘吁吁的：“徐风，什么事？”

“你在干什么呢？”徐风问。

“打球。”游学亮嘿嘿地憨笑着。

“你知道冯惠是怎么回事吗？”徐风直接问。

“冯惠？”游学亮愕然道，“她怎么了？”

“我这不是在问你吗？她出什么事了？”

“她出事了？”游学亮的声音焦急起来，“我好几天没见到她了，她这段时间是有点怪。”

“上次旅游，她碰到什么问题了，你知道吗？”

“是吗？她怎么没跟我说？我问问她，挂了挂了！”游学亮火急火燎地挂了电话。

看来游学亮什么也不知道。徐风回想起冯惠身体的变化，牙根有些发酸。他找出电话簿，又拨了杜宇岚的手机。杜宇岚的手机响了很长时间也没人接听。他连续拨了两次，最后放弃了。

这关我什么事？他耸了耸肩膀，拿起杂志阅读起来。刚看了两行字，脑子又转到冯惠身上去了，他强行把注意力扭转过来，但脑子里仿佛有根强力弹簧，总把思维朝冯惠身上牵引。冯惠黑色紧绷的身体在脑海里如同定海神针一般竖得笔直……手机铃声响起，他蓦然从思绪中回过神来，望着窗外灰色的街道，深深地吐了一口气。

电话是杜宇岚打来的，问他有什么事。

“没什么。”他忽然感觉到有些厌倦，打算不再过问此事。

2

第二天一上班，游学亮就嘿嘿地凑了过来，脸上带着惯常的笑容，眉毛却耷拉着，又似乎有些发愁。

“你这是什么表情？”徐风说。

游学亮搔了搔头，朝四周看了看，凑近过来，胖乎乎的脖子上冒出一圈细汗，嘴里喷着热气道：“徐风，我昨天见到冯惠了。”

“怎么样？”徐风问。

“她倒是说了，不过不让我告诉你，”游学亮嘿嘿地笑道，“不过我觉得她有点怪。”



“怎么怪？”徐风问。

“她说我要是告诉了别人，她就会死……”

“啊？什么事这么严重？”徐风问，“她都这么说了，你还跟我说？”

“不是，”游学亮急忙解释，“我不是大嘴巴的人，我就是觉得冯惠……”他揣摩了一下词句，放慢了语速，“我觉得她，脑子好像有点问题。”

徐风回想一下冯惠的情形，觉得自己和游学亮有同感，但他还是问了句：“你怎么会这么想？”

“你知道吗？她跟我说……”游学亮的话被匆匆闯进办公室的杜宇岚打断了。

“石华死了。”杜宇岚说。

徐风的第一个反应是要问问这是怎么回事，他还没有开口，就看到杜宇岚的视线迅速从自己身上抽离，完全集中到游学亮身上，并且露出吃惊的表情。他跟随着杜宇岚的视线朝游学亮一望，也吃了一惊。游学亮的神色发生了很大变化，与刚才前后判若两人，脸上的笑容完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极度的惊慌，这种惊慌使得他的面部仿佛被一层白色的石膏固定住了一般，惨白而僵硬。他眼神飘忽地打量着杜宇岚，整个身体都有些轻微的颤抖，似乎杜宇岚说的不是某个人的死讯，而是世界上最恐怖的事情。

“你怎么了？”徐风推了游学亮一把。

游学亮这才回过神来，飘忽的眼神有了焦点，在徐风和杜宇岚两个身上快速地移动了几轮，最终明确地落在了杜宇岚身上。

“石华死了？”游学亮重复了一遍杜宇岚的话。

杜宇岚点了点头：“你跟他很熟？”

游学亮摇了摇头：“他怎么死的？”

“不清楚。”杜宇岚摇了摇头，“好像是突然得了急病。”

“什么时候死的？”游学亮用衣袖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问。

“昨晚。”

“昨晚什么时候？”

“昨晚十一点半。”

言简意赅的对话到此结束，游学亮大汗淋漓，脸色煞白，朝徐风摆了摆手，也不等他回话，便径自出去了。徐风感到莫名其妙，看了看杜宇岚，杜宇岚也转身走了出去。剩下徐风独自站在办公室里，他喝了一杯水，又坐下来在电脑上玩

了会游戏，最终还是站起身来走了出去。

外头的大办公室里，大伙正在为石华的事掏人情，许多一百的钞票集中到杜宇岚手里，杜宇岚一个一个登记名字。徐风也掏出一百元递了过去。

游学亮独自一人坐在偏远的角落里，双眼发直，以至于徐风走到他面前他也没有看见。

“你中邪了？”徐风在他身边坐下来问。这突如其来的声音让游学亮浑身一抖，大吃一惊地望了他几秒钟，仿佛这才认出他来。

“没事。”游学亮用衣袖擦了擦满脸的汗水道。

徐风满心疑惑，但看看游学亮的神情，一时半会也问不出什么。他转移了话题：“你刚才说冯惠怎么了？”

“没怎么！”他的话音还没落，游学亮便飞快地接口，目光在他脸上转了转，很快转到一边去了。这情况很不对劲，几分钟前他还追着要徐风听他说冯惠的事情，转眼间就忽然缄口不语了。徐风的好奇心膨胀了，他正打算进一步追问，游学亮忽然站起来道：“我还有点事！”说完便匆忙地出了门。这情形让徐风有点眼熟，他想起昨天冯惠也是这样，先是主动跑过来，仿佛有什么事情非告诉他不可，说到一半的时候，又火烧屁股般地逃跑了。这两口子到底出了什么事？

正想着这事，杜宇岚从他跟前经过，他顺口便问了句：“杜宇岚，你知道冯惠最近发生什么事了吗？”

“不知道！”杜宇岚说。

徐风本来只是随口问问，没想到杜宇岚回答得这么快，几乎是咬着他的最后一个字做出了回答，听起来很有些奇怪，这反而引发了他的兴趣。

“她怎么忽然瘦了？”他继续问。

“我不知道。”杜宇岚匆匆朝前走，明显想要躲避他的问题。徐风站起来挡住她的去路，她眼神慌张地在他脸上扫了一圈，便垂下来望着地面。

“你这阵子也瘦得厉害，”徐风不依不饶地问，“对了，前段时间你病了，什么病？”

“肺炎。”杜宇岚有点口吃地道，“肺炎所……所以瘦了。”

“那石华又是怎么回事？”徐风问，“冯惠说上次你们去旅游的时候，你们几个单独出去了一趟，发生了什么事？”在说这话之前，他并没有想太多，只是把冯惠说过的话转述一遍，然而，这话一出口，他才发觉这其中还真有着联系。冯惠提到，那次旅游，中途她和杜宇岚、姜春、石华几个离开了一下大部队，听冯惠那



口气,似乎就在这期间发生了些什么事情,而且正是这事情导致了冯惠身体发生了奇怪的变化。现在看来,那次单独出游的四个人中,有三个发生了问题,只剩下姜春的情况不甚明了。

“没发生什么。”杜宇岚说着便逃也似地闪开了。徐风望着她的背影,心里疑云翻滚。他想了想,回到自己办公室,翻出姜春的电话拨了过去,对方提示手机已停机。这让他更加不安,又给姜春的公司打了个电话,对方一听是找姜春,叹了口气说:“死了。”

“什么?”徐风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

“死了。”对方又重复了一遍,“病死的。”

“什么时候的事?”徐风问。

“一个星期前。”

这下四个人都齐了,姜春和石华都死了,杜宇岚和冯惠都瘦了,到底出了什么事?徐风满肚子疑问。正好主任在安排参加石华葬礼的人,由于是出于公务参加葬礼,大家和石华并无私人交情,谁都不愿意接这趟差事。徐风一想这是个机会,正好借此问问石华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便主动把任务接了过来。但现在只有徐风一个人愿意参加葬礼,主任还是头疼。没想到这个问题也很快解决了,游学亮不知什么时候又回来了,他看了徐风一眼,跟主任说了两句,主任就把另一个名额安到了他头上。

3

徐风和游学亮离开公司,开着车赶往殡仪馆。路上,徐风不断向游学亮打听这一切是怎么回事,游学亮闭目养神,一言不发。最后徐风只好闭嘴。在殡仪馆门口,两人买了个花圈,就进去了。由于还不到追悼会开始的时间,石华的灵堂里人很少,石华的女朋友头上戴着朵白花在招待不多的来宾。徐风和游学亮走进去,先把花圈摆好,又到石华灵前鞠了三个躬,又安慰了石华的女朋友几句,便打算去看看石华的遗容。走到棺材前一看,石华虽然睡在殡仪馆统一定制的水晶棺里,却看不到脸,从头到脚都蒙着一块白布。

“能不能让我们瞻仰一下遗容?”游学亮问。这话让徐风感到诧异。原本他们只是代表公司来赠送花圈,瞻仰遗容这程序可有可无,礼数到了也就行了。虽然说两人各怀鬼胎地打着调查情况的主意,但徐风也没觉得必须要看石华的

脸,既然死者的脸上蒙着白布,那么明显是不想让别人看到死者的容貌。这点他本来没觉得有什么特别,游学亮这么一说,他才开始怀疑:莫非从石华的死状能看出点什么来?要不也没必要蒙得这么严实。

游学亮的要求遭到了拒绝,徐风和游学亮一起说了不少好话,对方始终坚决摇头。最后那女孩被他们逼得号啕大哭起来,吓得他们落荒而逃。

“你为什么非要看他的脸?”离开殡仪馆,徐风问游学亮。

“没有啊。”游学亮眼神发虚地道。

徐风看出游学亮不会再说什么,也懒得再问。他把车钥匙扔给游学亮,让他自己开车回去。

“你干什么去?”游学亮问。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徐风没好气地道。游学亮尴尬地搔了搔头,把车子倒出去,沿着马路开走了。等他的车没了踪影,徐风又返身回到了殡仪馆。石华的女朋友已经停止了哭泣,正坐在灵前喝水,一看到徐风,她立即站起身,眉毛竖了起来。

“你又来干什么?”她警惕地问。

“我想看看石华。”徐风说,“我们是多年的好朋友,最后一面,我希望能再看看他。”他说得很诚恳,心里却在暗暗骂自己不厚道。

女孩坚决地摇了摇头:“不行!”

“为什么?”徐风紧追着问。

女孩看着他,神情很是恼怒,看样子又打算大哭起来。徐风早有准备,抛出了另一个问题:“你听说过姜春这个人吗?”

女孩浑身一震,止住哭意,凝视着徐风:“你怎么知道姜春?”

“姜春和石华一样,也是这么死的。”徐风说。他这话纯粹是凭猜测乱说的,但看女孩的神情,显然没猜错,女孩又是一震,对立的情绪消减了不少,声音也和缓了许多:“你怎么知道?”

“石华跟你说过我们上次去旅游的事吗?”徐风说,“那次我也在。”

“啊?”女孩彻底相信了,她上下打量着徐风:“你没事吧?”

“没事。”徐风摇摇头,“最近就是瘦得厉害,身体上老是长些怪东西,听说石华也长,所以想问问看怎么回事。”他把冯惠身上发生的事情搬到自己身上了。女孩听他这么一说,心理防线完全崩溃,终于彻底坦承了。



“你来看。”她把徐风引到石华的棺材前，按了按按钮，棺盖升起来，她俯身下去，伸出手时又朝四周打量一番，看看没人，这才把石华脸上的白布揭开了。徐风凑过头去看了看，石华脸色惨白地躺在棺材里，双目紧闭，典型的死人脸。徐风看了半天，没看出和其他死人有什么不同。他疑惑地望了望女孩，女孩说：“看他的嘴和鼻子。”

这么一提醒，徐风才注意到，石华的嘴和鼻子看起来的确有点怪，但又说不上怪在什么地方。嘴是嘴的形状，鼻子是鼻子的形状，从哪个方向看都和普通人的口鼻没什么区别，但就是觉得怪。

“怪。”徐风说，“看起来很怪。”

“他就是这么死的。”女孩说。

徐风吃了一惊，迅速转头望着女孩：“怎么死的？”

女孩指了指石华的鼻子和嘴：“你用这样的口鼻能呼吸到空气吗？”

啊？

这话撬动了一直堵在徐风心中的疑惑，他终于明白石华的嘴和鼻子怪在什么地方了。

嘴还是嘴，鼻子还是鼻子，两者的外观没有发生变化，然而，上唇和下唇紧密地合在一起，连缝隙也没有，仿佛天生就是一个整体。鼻子从正面看不出哪特别，但从死者的鼻子下端朝上望，就能看到鼻孔不见了。换言之，石华没有鼻孔，原本应当是鼻孔的地方被堵得严严实实的。徐风换了几个角度发现这两点之后，这才明白女孩的话是什么意思。的确，谁也没法用这样的口鼻呼吸。照这情况来看，石华是活活窒息而死的。然而，他的嘴唇和鼻子为什么会忽然长得拢到一块了呢？

“这是怎么长的？”徐风问。

女孩连连摇头：“不知道，发病之前还好好的，我跟他在家里看电视，边看边说话，忽然他就不说话了，捂着喉咙，两手伸得笔直，喉咙里‘嗯嗯’地直叫。我问他怎么了，他一个劲地指着嘴和鼻子，脸色一下子就通红，我还是不知道怎么回事，问了两句，他脸色就慢慢变了，眼睛翻白，很快就死了。120的医生赶来，一看就说是窒息，准备做人工呼吸的时候，才发现他的嘴和鼻子都长拢了。”听她这么说，徐风觉得自己似乎也呼吸困难起来，他张开嘴呼吸了几口空气，仍旧很憋闷。他朝女孩摆了摆手，离开棺材，休息了一会儿，这才恢复了正常呼吸。女孩

把白布重新蒙上，盖好棺材，走过来问：“你没事吧？当时看到他这样子的人，都觉得自己的鼻子好像也堵住了似的，喘不过气来。”

“没事。”徐风说，“他怎么会变成这样？”

“不知道。”女孩说，“上次旅游回来后，他就一直心神不定，总是好像有话要说，每次要说的时候又突然不说了。人就瘦得厉害，一个星期瘦了几十斤，皮肤却没松弛，反而绷得紧。最怪的是，皮肤下面总是不停地冒出一些肿瘤样的东西，不停地长，好像要把皮肤撑破似的，但过会儿又自己消了。”

“对对，正是这样。”徐风想到冯惠，连连点头，“他没去医院检查？”

“没。我劝他去检查，他说这不是病。那段时间还一直躲着我，还说什么是不想害了我，又说他们那次旅游很怪，我问怎么怪，他又不肯说。后来家里来了两个女孩，他跟她们聊天的时候，特意把我支开了。聊完了后，他整个人好像都放松了，那种怪病也再没发过。不过他也只轻松了小半天，后来又变得害怕起来，不停地打电话，还跟我说如果他突然死了让我不要伤心，我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他不肯说，只是说自己的生死现在捏在别人手上了。我又打电话给冯惠……”女孩说到这里，徐风蓦然大喊一声：“冯惠？”

“对！”女孩被吓了一跳，“就是冯惠，还有一个叫杜宇岚的女孩，她们俩来过之后，石华身上就不再冒疙瘩了，但没过一个星期，他就死了。”女孩说到这里，又赶紧加了一句：“哦，对了，说起来也怪，冯惠她们来之前，石华一直念叨着，说自己不能害姜春。那两个女孩来过之后，他就赶紧给姜春家打电话，那边说姜春刚死了，他就失魂落魄，说姜春是自己害死的，还说自己肯定逃不过，也会死。你说你也是这样？到底是怎么回事？”

徐风苦笑着朝她摆了摆手：“等我查明白了告诉你。”说完便赶紧离开了。他觉得脑子变成一团稀泥，所有的事情都混到了一起。顾不上多想，他掏出记事本，找到姜春的住址，赶了过去。

在姜春家楼下，他看到一辆白色桑塔纳从路口拐弯过去了，他觉得眼熟，再一想那车牌号码，回过神来：这不是自己和游学亮开来的那辆车吗？这么说游学亮也来过姜春家里，他来干什么？徐风一肚子问题，上楼找到姜春的家人。姜春的家人还沉浸在悲痛中，听徐风说自己是姜春的朋友，好一顿痛哭，双方哀悼了半天死者，徐风才问出自己想问的问题。对方的回答出乎他的意料，姜春出事前并没有像石华和冯惠一样消瘦，身体也没有冒出肿瘤样的东西，但就是神情不太对，总是说

